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明文海卷三百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十

壽序

賀葉孟純壽八十序　楊守陳

吳庠生葉伯珵来京師就余學去其鄉四千餘里而安處豐食無羇旅之態者蓋有族叔祖孟純翁為其倚也既而伯珵之叔父志宏来謁自言以鄉選入國學恒依

翁家居十數載翁念敦叙之誼久而不衰余心識之去年冬伯珵之尊人自吳至即翁家為具招余余因太常少卿劉叔温工科給事中姚景昭督府經歷朱道隆應其招騎出崇文門外數百步轉而東三里所有樓翼然下臨閭闠者翁之家也登樓少選翁出揖客華顛龎眉服疏布寛博之服蕭然有林下風度坐而問之乃曰老夫自永樂初徙居於兹時地寒人鮮土産甚稀居者率皆茅簷荆扉土牀陶釜一切生活之計甚薄故亦寡求

而易足自後數十年四方之人物雲萃居者如櫛其屋皆覆以瓦而朱綠其棟楹牕戶無昔之茅簷荆扉者矣其器皆用髹漆金銀象玉有若昔之土床陶釜者鮮矣與凡衣食百用之需矜奢鬬靡視昔奚啻百之蓋列聖覆露煦嘘休養之澤既深且久故至於此可謂太平全盛之世矣然人侈用而不知節貪求而不知止往往因以累其生是可歎者而吾緼袍疏食無改於初屋室器皿百用不甚侈於舊視彼差若愈之始與吾居富且

貴幾人少且壯若干人今皆無在者矣而吾幸久生獨存齒已七十有九矣其言質而有理余四人者皆嘉歎之已而獻酬禮畢别翁以歸至今年翁已八十搢紳有為詩以賀之者伯珵請余為序乃為書余所見聞者如此引伸觸類則翁之所以享高壽者豈偶然之故哉

姜翁夫婦八十序　李夢陽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雍熙無愁苦夭折之民耶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

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此非謂其筋力智慮衰耶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於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爲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龎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詎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即弗耄

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者不誠罕邪不誠罕邪且壽者氣昌而娱樂者之為也今天下民窮而斂急輸不息肩徵弗停催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娱於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觀翁夫婦矣並生於宣德初年是太和雍熈之際也一宜壽齊德而隐二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其子判名郡能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娱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

不偕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晋之境見山谷田野間多龎眉皓髪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徼輸比急愁歎病貧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余於姜翁夫婦有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學古劉先生壽詩序 羅玘

學古劉先生吾始不知其何如人或曰敬齋之子也敬齋之潔已近世來一人而已其判金華時體無完衣而寒之

劉也溫足以酖鷙萬加手於其上至不可忍則貧民之
羲鳥以行歷數置而齊褁而識之鄉以昇其民而其守
雄也輒與過閹相抗至閹怒而互搏無少遜閹以聞逮
至闕皇帝赫然南面清問之逆鱗之下無爽其初而亦
自是不復歸鄉井先是母喪不能舉女之不能歸者三
人身後有遺悲矣頼先生勤身節縮授徒取直日就補
苴而喪之葬妹之歸田廬之可生者亦旣鞠育矣今鄉
進士御史君二人者嶷嶷然以長也而又自能起名鄉

書教武昌武進有成擢至翰林孔目年未六十而歸又二十年乃以御史之貴爲封君與王孺人偕榮於燕閒歸宿之境明年年八十矣尚無恙也日猶課諸孫以燕翼劉氏於無窮嗚呼敬齋之盛盛矣然於劉氏若無預也而劉氏徵先生將不爲編諆乎不可得也御史同予丁未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先生自家以十詠抵御史屬予和予覽其體裁類杜甚愛之又聞其深自秘重不輕以畀人意氣嚴毅不減父風其不蹈父之軌者蓋其

所遭之時不同而然邪抑亦天之所以福劉氏也劉世籍安成湖之最西境於京師為僻遠先生未封時御史按雲南嘗一便省之玆而再閱數月是為明年暮春之初又御史思歸省慶時也先生雪髪繡衣晚榮而壽御史歸乎樂也然其自所抱負終身局於支撐劉宗若斷而小之令已無及矣誰無追惟而鬱鬱者則其所倚重於御史獨飽於其一歸而已邪予知御史最深故不避而叅此序之以為先生壽言而不文則珠璣爛然以掩

我亦固非以文為競也

汪君七十壽序　羅玘

歙之老汪敦實九月二十五日七十壽予始不知之也武選黄君曰吾歙令人也越公之胄於是為最其始也萍梗之迹半天下而其豕拾也無險無艱若沒人之入於淵泉無所底止而其既獲也若衷金之復於冶鐘鼎之器由是成焉今老矣若碇之棲於岸而以子文昭嗣為之若舟也季子文暐繼焉亦若舟也謹紼維之無不

如志於是而食厥素封若實封然雖然不以厲人驕人而以利人吾孔慕焉然兹去歙三千里也敢割籍乎而歸為之壽乎抑二子也其亦無徯吾之歸而惟徯吾言之歸噫吾言奚足取也吾幼見吾室之覆瓿者矣取視之鄉先生之文半焉又見吾室之棄帙矣鼠餘也或風雨之所蝕也取視之以質吾長老焉則盡近世之名能文者也以其無為吾之重輕故棄之或曰以其非若古賢人之作也故棄之以吾室之棄之也如汪氏之將棄

吾也奈何以其今日之取吾也而取其它日之棄吾乎予曰嘻世豈有盡棄者乎歙新安郡也不見篁墩之志乎固有可棄而未棄者也黄君曰篁墩恕然則予為試序之安知後不有恕如篁墩者邪則予文與敦實之名固將壽於天地間不獨今日之壽而已其可尚也黄君喜曰然黄君嘗宰吾金谿有舊愛而喜為之役云

陳勁齋六十序　羅玘

分寧縣學入國朝幾兩圯發帑金新之皆陳氏而勁齋

翁嗣為之縣之民罹饑年亦不知其幾矣發廪捐金賑之多陳氏翁又嗣之縣語孝友行誼稱鄉先生可俎豆於社者亦多陳氏人今又皆仰翁焉兩造幾發陳之先為之落機牙而寢者無算也翁尤驍驍然若剖竹破節無留鋒芒今雖六十也其應尚無倦縣庭掃除甚適也故縣人皆曰此翁勁名之曰勁齋翁吾未深識翁方伯周公為膳部時道之公之弟刑部君朝夕與吾居又極道之翁之從子汸吾昔與之識省下亦嘗譽其仲父勁

齋者吾時狷騃甚不意其果若此也夫人持一瓣香入寺門其口之祈其心之望吾不知其何如也富者供佛以宮以爲佛能錫以福也飯僧以田以爲僧與佛居能使佛福我也天下之不能禍且福至於吾孔氏之徒亦極矣而陳氏世爲學以居之至於嗷嗷待餔之民其於身之弗能恤況於所謂禍且福者而陳氏世賑之畢竟與世之人背而馳也何求哉豈其世愚而莫之覺邪又吾嘗見世之爲富者矣鄉隣之詈者使之鬬也鬬者使

之訟也訟者使之貸也然後左右觀望乘其急而市其田宅以自廣焉而陳氏又世為之寢皆世俗指為愚者然而陳之富日以益宅縣莫不聞陳之被冠服比貴人者森若壽考稱鄉先生者亦踵出若翁是也詩曰求福不回世人蓋未之思耳陳氏為近之然吾獨以頌翁者歲二月壬申翁壽在是洊來徵為序以賀也

賀湛翁九十一序　王漸逵

吾廣之山自崐崘而東而南而盡於南海其東為五嶺

又其東為羅浮其水盡五嶺之南西溯牂牁又其西合滇南潯梧之水而會於峽山其東為軒轅之洲虎頭之門潮惠之流歸焉是祝融之會墟文明之隩宅也重嶂巨浸甲於天下靈秘瑰奇充沃播盪物怪神奸不足以當之時復鍾而為人故名世豪傑之士間生於其中大鑒師惠皆新州人也以不識字之夫崛起遐荒受法黄梅降壓夫八百之僧奪其衣鉢以歸非豪傑之士其能之乎甘泉先生增城人也以一介之儒北過燕趙屈天

下之士而魁之居司城之位為四方之師非豪傑之士其能之乎方大鑒之南歸也神秀演法於雙林號為北宗大鑒卓錫於南華號為南宗然而雙林之傳日泯而曹溪之派獨行至今天下翕然信之禪慧普照光於震旦斯則大鑒之道盛也方甘泉先生之在燕京也與王陽明講聖賢之學遡周程之脉一洗時俗而更張之於是天下之學者始識性命之懿靡然以從故陽明之派曰浙宗先生之派曰廣宗然而陽明早世而先生獨以

高壽作人後之學者慕先生之風莫不遠自四方裹糧而來得以及門為幸斯則先生之道盛也夫大鑒先生皆吾廣人其山川之所孕毓固不負於靈異之鍾而二公之所建立亦可為不負於山川之所產出者矣雖其門户各入儒釋殊機其為名世豪傑之士也今夫太山喬岳雖奠立各異而其為人之瞻仰則同焉珊瑚琅玕雖瑞寶各異而其為人之珍愛則均焉夏之鼎商之彝人將以不世出之古物視之而尚論其他乎先生於是

月小陽之春十有三日為九十一降誕之辰吾廣之大夫士及諸門生皆慶先生之重於吾廣之得先生為賀逵先生通家子也又得日承謦欬幸莫大焉昔孟子以弗得親孔子為憾陳瑩中以弗識程明道為憾逵之遇方自慶且幸固無復所為憾也已則吾於先生之壽其能已於祝

壽丁君仕玉七十序　夏良勝

山谷之民壽城市之民夭非其受氣爾殊也山谷之俗

野野則樸樸則不鑿生氣日完而壽然未必皆壽而壽者恒多於天城市之俗澆澆則離離則漫薄生氣日索而天亦未必皆夭而夭者亦恒多於壽今予所見則又異是京師天下之城市也丁君仕玉居之其伯也仕隆享年七十有奇仲也仕元享年八十仕玉今又七十而貌也腴步也捷鬚髮澤膩雙瞳碧光烱烱頤和茹實強健欲下壯夫而伏之見者識者咸背指面卜以成數之壽其及也嗚呼丁氏居京師獨非城市民乎而兄弟克

享有壽予固知其非城市民也丁氏吾南城人其故廬在水南南城南條之盡脉天下之山谷也水南又南城之山谷也巖崕岑巇原野夷曠湍瀑廉利林居土屋之下童叟循循垢面跣行尚有不能通越境人言者仕玉兄弟或生於斯或長於斯亦嘗耕於斯採於斯饘粥於斯友族屬於斯連姻婭於斯雖伍寓京師數十年而以雄貲商販不絶道路無三歲不展廬焉父母死亦歸葬爲子女之好尚求鄉人焉而鄉大夫宦游京師者招致

而主爲仕玉又往來燕冀齊魯吳越以及交廣閩粤之幽奇勝絶皆致遊思爲其心未嘗不在山谷也可以城市之居累之哉是故有仕玉之心焉往而不壽也不然吾南城之民固有夭者矣京師寧無壽民巳乎固知有山谷之心無山谷之民有城市之心無城市之民若壽與夭初不限於所居居亦移其氣也仕玉且老有定力矣保無移也哉

壽座主李龍洲先生序　胡直

令之主司操較士之權其欲為古之得人也其亦以難矣雖然尤莫難於有得人之心古者鄉老鄉大夫以所知賢能薦於王漢晉舉賢良孝廉唯恐非知名士故當時得人稱盛至唐獨取文藝反糊其名氏抉裂其字號唯恐一知其名茍知則與之罪而不敢辭方其較藝也又獨取中有司之尺度一累黍不中則雖有希奇命世之才亦斥之久矣何則希竒命世之才必不敢瑣瑣然就有司之尺度彼有司者方自挾其尺度而欲求希竒

於名氏字號之外是猶掩鏡以求明也不可幾矣終唐之世唯陸贄取士冠當時贄固能先知其良而不尺度求也後之主司非不欲先知要不敢以身試於罪僇其事公也其心私也爲贄之徒欲爲國祈得人不敢避先知之罪其事私也其心公也然贄當時幸免於罪今也必不免於罪是故有贄之心則誠難矣嘉靖癸卯荆之龍洲李公以名御史監江西試事獨畧去尺度兼收剞劂虛衷信人不以己專故良藩臬才郡邑閒得以知名

士進是歲所薦士果稱得人而公竟不免謫去公曰苟誠得人吾罪宜也而癸卯士登甲乙科躋歷崇顯宏猷循政與學貞行番番然列中外者獨衆當路始追誦公功起為蜀臬僉以歸而年且七十矣直在羣士中最晚出時方被命佐楚臬羣士仕京師者顧謂某曰子行為吾黨致觴祝祝辭子善為之某曰若公則可與致辭矣令人以身名為寳其澤不流則名為虛副而身終無見重之端公之監江西也曾不恤乎身之被罪毅然以得人

爲己任斯其心非一人之心固天下人之心也公既晚起未究厥施使及門士果皆出其所學上以報朝廷下以報知己攄猷彈志聲應氣求以公之澤施及世世斯其功德非一人之功德固百世之功德也古今之共艷修齡其孰有如此者某以此壽可乎已而某至楚道荆謁公時年七十又三某因致諸君之命奉觴避席輪前之辭介幣以晉公喜而興曰吾數十年之心蔵於中而不欲告人者子一旦暴之吾可以樂而忘老矣某於是

書而叙之且以復諸君曰唯公所自壽者其思深其旨遠矣乃若攄猷殫志聲應氣求將其㳽澤以壽公於百世者其不在吾黨乎其不在吾黨乎

壽襄王序 張居正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曰千歲其説何自昉乎夫人壽之不可幾以萬千歲稔矣而祝者致其愛敬之忱一若理固有之不可以常數計則世主侯王之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其長有之無便於已即一日

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睎有足者待以行雞三號延頸企踵東向而睎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特賴焉故也五岳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求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莫不願以為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為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

其千秋萬歲何者便於己故也非然者且為僞為孽將誹讟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帝室至今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論知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

不罪也左右雖百直猶不貸務在屈己撿下以伸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戸之民咸曰王有大恵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歳有國以重恵襄之人此之為德不特一手一足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鬰而鳥獸歸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祈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問貯

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愼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愼鍾筥洩之鍾筥之不愼尾閭洩之江海雖大也以奉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之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驁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軀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意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

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六月八日為王誕辰汪大夫走入京師使居正為祝詞焉居正荊人也荊之去襄僅數百里楚山漢水庇潤者廣矣茲其所以頤之者豈異於襄之人

為孝廉顧道通追壽父母序　王世貞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於性賢者恒任其過而不肖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王之禮教行不及者恒苦其勉企而過者恒苦於抑而不得伸然是先王之禮教雖本於裁

成而就中而其意若在伸而不在抑故夫人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歿則致其哀以為是無以加矣養而不已而至於鬻子治而不已而至於割股哀而不已而至於廬墓先王猶以為近於厚也而旌之鬻子而無後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至犯於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為過而不以為罪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嘗藥原壤之歌而宰予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於一時之法然聖賢之所以抉其微而刑之萬世者

何嚴也故夫律此而語彼而人子之於親寧任其過可
也友人孝廉顧道通一日冠裳而謁予再拜肅容而有
請曰吾二親之棄不肖也實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
顧其名施遠不能出里閈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
出檐闥而是時不肖方稚不敢以儌鉅公長者而為之銘
若表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十
吾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謁四方之醴齊醒盎以
實吾觴則必謁四方之殽胾羶鄉以實吾俎則必謁四

方之賢士大夫歌頌序記以實吾堂而今悉已矣其所致而實觴俎者度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於歌頌序記其文義之儁足以時寄吾思其美而傳足以噓枯而肉骨而使之不朽即先生其人也不肖願有請於先生予怪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黄耇台背玄髪兒齒之年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語今舉堂上之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毋乃非當乎道通拜不已曰先生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必有以慰吾逝者於地下而寓

吾思余固謝不許道通之友曹生從旁說曰吾吳之俗薄者懸弧之宴子輒避亡肉脯酒漿責直以償易簀而呼去檢槀裝送葬之子哭往笑歸墓木如拱博進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慕其父母乎即厚者多作佛事號爲冥施浮屠黃冠是依是師斥其貝璣以馳京師搆衙而旋冠其豐碑孰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慕者乎曹生之說云爾嗟夫顧君之所爲請誠不經而吾之許誠濫顧有感於曹生之說似猶得夫先王之所厚而竊

附於鬻子割股而廬墓者因為序而歸之

壽羅達夫序　趙時春

羅氏自豫章先生以来世有聞人而吉水之族近世得一峯先生而益著一峯之澤未泯得吾友念庵羅君達夫而又著吉水自文相信公以迄今冠廷對者得十九人天下甲科之盛莫先焉而公議獨重兩羅一峯既以完節終歸於孔氏之域天下無二論獨達夫年已六十其所持者益堅内自養者益光大其與一峰相始終以

無愧前聞蓋無可疑議世俗之禮舉不足以壽達夫而其有大可畏者唯在於惑世俗之禮焉雖然吾達夫其可以俗禮惑然朋友之義主於輔仁而貴忠信忠信所以進於仁也仁者天之道人之心也自宋儒以來世守其說自以為越跨漢唐由今觀之今不及宋宋不及唐唐不及漢漢固無望於三代矣豈後之才異於古哉忠信日薄故也中人之情要近利而急取名名利之趨捐軀以赴之自發義帑喪捐金六萬以及今日凡其奔走

羣動實藻汗簡者自獨行忠節隠逸之外無非是焉葢以是物而待是人則固有然矣而何疑於忠信之薄哉其來固久遠矣葢老氏遂猒絶之而孔子惟以忠信爲仁爲教其最高弟子勇如仲路智如端貢謀如宰予皆以過咎顯責毋諱挫礪備至迄用有成忠信故也後之君子寧復有是事哉日相導諛爲偽故虚名多而實效寡雖有忠信之士反相哂訕牢固前染又豈不大可畏哉相違二十餘年度吾達夫天予忠厚可望而知後復

有二十餘年予守忠不渝光大變化非予之所能懸度也而有厚望焉其端則在於忠信然𠀤豈余之私言也哉述孔氏之言也因歸於孔氏達夫與余之所以交也

願終老而卒業焉

明文海卷三百十九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十一

壽序

張曾庵七十序 歸有光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為限然脩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歳為老矣彭祖之百歳豈非其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歳月為稚矣殤子之歳月豈非

其垂老之時邪予畸窮於世故常居閭里閒從鄉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庵先生白皙豐頤美鬚髯葢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其亦猶嬰稚之時邪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上當其生辰即為壽前年先生猶為博士弟子潡昻

踔厲諸少年莫敢推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為先生少故無為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乃往為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為得其緼每酒酣輒為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傍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者其人白

晳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而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於博士之庭雖然今十年矣其人不知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為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為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魏濬甫五十序 歸有光

余始為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尚垂髫見余握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来過其女兄即

留飲相歡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遂不復往而獨顓教其子令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輙已余嘗歎惜之明年為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為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為壽至期張設之盖以

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為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襍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冡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為濬甫可得邪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為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之年而濬甫茍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

薦樊英黃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耇老豈世道之福邪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為序

陸思軒壽序 歸有光

予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為文壽之東吳之俗號為淫侈然於養生之禮未能具也獨隆於為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於

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為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横目二足之徒皆可為也予居是邑亦若列禦寇之在鄭之鄙衆庶而已故凡来求文為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於横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昇之為陸君豈泛而求之予亦豈泛而應之邪陸君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崐山嘗至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

繞問知予家舊業而後失之子舉力勸予復其故而未能也葢吳淞江水灌漑之利爲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新江驛於此新江即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異售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穫將存其人耳君居華翔獨以善穡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羸自給雖當師旅飢饉之年而寛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朴者也所謂周於利凶年不能害者也予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

選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爲壽煌煌乎玉堂金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爲然嚴公之文所聞異辭欲道君之實者宜有待於予言矣雖然予視君之貌尚少也則君今之為壽太早子昇之請亦太早姑以是倍之為百二十於是子昇來屬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

壽蔡鶴峰序 王慎中

年之所以貴於人者何哉為其得以彌所受之性進修

之功日有底以考見不病於年數之不足而無以自充也蓋孔子欲加五十以學易茍不至於五十則未得以無過矣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化茍不至於六十則不至於化矣常存其身而功得以常用故尺寸之陰如珍萬鎰之璧而為君子之所以貴年者也而人之所以貴君子之年者亦以此故五十而無大過孔子之五十也六十而化蘧伯玉之六十也别聲被色分味辨臭以盡耳目口鼻之能而充天地所委之形不怍於志而浩然有

以塞於兩間名之曰君子之年而晝夜日月之所見伏寒暑四時之所來往載之於躬曉然其若昏旦之作息動靜之舒慘年數彌高而益以為可貴蓋道德不一學問不明之後人之能永年以厚生者常不絕於世而不出於學問以進其道德則亦無可貴之年故眉龐顛白隤然其脩齡者徒可以享子弟之養而不足以為朋友之嚴事勤服於是稱壽致祝僅為家人父子閭里孝愛之末儀而無所用之於道德問學交為愛敬之際其可

以有感也夫吾所為文以壽者龍溪蔡鶴峯先生友朋之所嚴事勤服唯恐不得為其子弟而聲慕氣接於千里之外猶知講承懋勉以自奮於下風蓋先生之學粹然一出於道其學既明其德既成而年亦已高矣所謂充其天地之形而稱其為君子之年先生蓋庶幾焉是歲十月八日為先生誕辰蓋年七十有一矣門人弟子與夫交遊慕接之在於聲氣之餘者舉以為先生祝而慎中尤奮在下風思為弟子而不可得也故獨見於文

蓋君子之自貴其年者為其加以年數則可以化可以無過學者之得事是君子也由其無過則可以內省其非也由其能化則可以思齊其益也故樂是人之長有年也而願之非徒知貴之焉而已爾故慎中為此文以道諸君之意而致祝於先生蓋異乎閭里子弟姻賓之為鄉之長老者壽此所謂交為愛敬之行於道德學問之間者也先生其尚益自貴焉而又為友朋之所嚴事祗服也哉

壽了凡先生七十序

馮夢禎

今天下疇不知了凡先生哉先生窮年兀兀手一編研討不休自青齡至皓首無他嗜好人有問者倒囊引繩必令心開意解手足舞蹈而後已故載酒問字者屨滿戶外則伊吾之士知有先生先生自少留心用世凡兵戎水利安危大計考古証今逢人則問有得則記嘗見先生掌大赫蹏積之囊箱者無算咨詢偶及抽撿指畫懸河不窮故挾策請纓者趾錯庭下則經濟之士知有

先生先生於九流諸家無所不窺尤邃於醫即黜化黄白枕中石函之秘世儒所云捕風捉影不可希冀萬分之一者而先生以為必有即試之而敗不校故挾數負術者入幕頗多則方外之士知有先生先生早習洙泗晚歸竺乾惟是三藏顯密之旨五宗棒喝之秘一一精探之禪觀持誦日有定課雖服官臨民百冗交集未嘗廢也雖稻麻竹葦世所指目以為禿民狡刺即入未嘗忽也故巢林入壥者分坐頗衆則緇黄之士知有先生然

此猶方内耳先生甞乗傳佐兵事於朝鮮韜畧信義為所服雖中道罷歸其功不顯而至今故部曲猶能亹亹談之即中山之國亦知有先生所旣天下皆知有先生而先生仁心恵政僅試於寶坻一邑而已徒以搢紳大夫間有不齊之口先生竟以此窮於遇儒稱定命佛語宿縁先生且奈之何哉然能窮先生於時不能窮先生於道著書豎義為後學所宗葢天將嗇其用以就無用之用則不用於人而用於天疇謂先生不大用哉先生

家不富而喜施飯僧居其七而族屬親友居其三先生曰飯僧以續佛慧命吾故急焉或謂是不當後族屬親友耶先生不知也今年先生春秋滿七十矣而十二月之十一日其懸弧之辰也余自庚午附籍先生三十餘年受教為多余初未盡許竺乾氏醯雞之覆先生實發之袖中一瓣香宜為先生祝顧以歲暮不及稱觴幸因先生族子熙祚輩遠來乞文遂叙其終始以請正於四方之來者

壽李孟誠年丈七袠序　許孚遠

憶在肅皇帝臨御之四十一載余同榜兄弟凡三百人其定交於未第之先相契以心相期以道合并則喜離索則憂至於事變屢遷休戚相念白首而不渝者則劍江李孟誠洪都萬曰忠與余不肖蓋三人焉孟誠高明以斯道自肩有泰山喬岳之氣象曰忠沉毅雖遯世不悔有秋空野鶴之丰姿並余所敬事而余又虛衷好善追隨二兄庶幾若水之能下渾忘彼我形迹則二兄亦

非余莫友也孟誠齒差長曰忠少孟誠一歲余少曰忠五歲今俱老矣孟誠於是七十稱古稀矣孟誠當六十時以滇南軍功遭讒毀被逮下獄者五年中外搢紳及滇人粤人鳴寃之疏凡數十上會同榜王元馭少師方晉首揆密為營救幸聖明一旦悟而釋之猶戍瘴海六年於兹其門下士吳生自誠甯生祖光翟生繩祖柯生紹臯輩憐其師之老而困處也偕來留都乞余言為壽余惟人生宇宙間如駟駒過隙光百年瞬息耳何脩何

短何得何失何樂何憂以吾黨平生耳目之所覩記翻雲覆雨千態萬狀真不啻夢幻泡影然亦何足介於達人之胸次也雖然古之聖哲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垂範於千百世之下精爽恒存不可磨滅非以形骸之內計得喪而定趨舍甚明而又非若異學者流等天地於浮漚置萬緣於度外者比故上悲天命下憫人窮汲汲皇皇一息不容少懈其中誠有所不得已焉耳余與孟誠曰忠共抱此志而孟誠提揭修身為本一語以示學的

其旨甚微當在軍旅倥偬之際患難顛沛之鄉無日不與二三子講於修身為本之學余頃歲與孟誠一晤於都門之羑里再晤於三山之禪舍見其處幽而不怨遠戍而能安萬里之外儼天威於咫尺而離家十年不敢一步越戍所顧恤其私海濱寥落百事荒凉而處之怡然若將終身其有闡道之語酬應之文明快舂容其神益王此非致命遂志無入而不自得者不能修身為本之學斯其實體明驗也朝紳諸君子推孟誠有應變才

可當邊閫之寄以滇粤兩地所著軍功徵之信然然孟
誠於今為國之老臣其學術在於正己正物弼主德而
匡民生非偏才專於軍旅而已古有拔行伍起耕釣而
授之將相之任者廣廈匪隆棟弗勝洪濤匪巨艦弗涉
艱危匪大人弗濟安知孟誠不終遇於當今之世哉余
因與二三子遥拜而祝曰願先生旦夕離瘴海大展經
綸以報答明主之恩以慰天下蒼生之仰又再拜而祝
曰願先生即修身為本之學獨詣淵微盡忘言說而與

古聖賢精爽並存於天壤之間是余三人者終始相期之志二三子或未能盡知也

段幼然六十序　高攀龍

於今之世求天下奇才者吾必曰段幼然公何以言之曰公之才有本者也其寂也渟泓無朕時出也變化無方控御六合鞭笞四夷無所施而不可葢公自見其一斑矣初令常熟常熟幸安無事公以廉平治之無所見奇無何以憂去服闋令輝縣是時河臣方治決河令各

郡縣供埽以萬計所費金不貲民方飢不堪當事督之急公漫不應久之至檄令對簿公挾一二蒼頭囊百金去決河所治埽不旬日具入見曰如令具埽當事者怪曰何神也公為言埽編柳束土且幸被檄來辨河上省道里費十九又督供樁木公曰木非地産陸輸費百倍木以市便輸以水便自此至某所達河鑿所不達者較各郡縣輸木費不及十三當事者大喜曰以此借箸天下可矣縣歲祲逋賦山積至某年大熟未穫公以征科

不及格當降級輝民恐失公貸米商金輸官約以償米時石減金一銖公聞召父老謂曰父老苦惡歲久矣幸有年奈何以賦故石損銖金逐米商境外令民至冬勿易金盡輸米蓋輝米旁郡縣所仰給也公曰當路令旁郡縣仰給輝米者以金及脚直來輝代為輸省傍郡縣得輕齎輝得厚直民以大懽輝盜數公廉得其大首不誅令舉所部盜所部盜亦不誅令遞舉所部盡得輝盜籍之官分攝各鄉盜輝無敢為盜者他縣有貴客出其

途盜掠之當路捕盜急公召問諸盜一人曰必某某也公曰何以知之盜出小冊袖中指曰某近某地某日某夜不歸必爲盜也立捕得盜歸貴客槖某縣有訟數年無能判者直指使以公神明檄公鞫勒七日報其案盈牘公曰七日不能竟案奈何竟獄第取初牘繹之曰易耳令吏數十輩分伏郵舍中人給紙筆筆因語公訊獄未服令人稱使者至當迎公攜因至郵亭再訊未服復稱使者至公出迓兩造公梏置庭草中不相望見高尸閒

如也其被罪者人人號寃未被罪者相語曰固知事久必敗今果然矣舍中吏人人筆囚語公歸啟之囚立服葢民有鬬者暗中椎殺兄誣鬬者殺其兄也果七日報獄公間出其奇如此及入諫垣公一切持要以人才為先蓐其稂莠不肖者惴惴白簡之將及已共起中公大臣調羣情不念國家治亂而公不容於世公於書無所不讀尤好釋氏人謂公豪傑奈何好釋氏余曰不然若以釋氏別有道即此道也道者人人本色人自迷之釋

氏曲醝之即吾聖人亦然公第為釋氏哥耳公葢入不二之門具不測之用吾故曰公之才有本者也豈世之馳騁浮氣漫嘗事者邪昔者徐文貞當國松坡畢公在言路舉朝嚴畢公甚於文貞議且出畢公於外文貞曰諸公畏之耶俗蹴踖曰豈謂畏之黄門切直慮其府禍耳文貞曰不然吾亦畏之顧念人孰無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也聞者歎服嗟乎安得文貞與之言幻然公哉宜乎有公之奇才當國家之急而不

收纖芥之用也今年公六十吾邑孝廉蔣君介如公所識拔士以一觴觴公徵侑言於某某何以壽公第謂公曰人之精神至寶也用之則輝煌宇宙不用則退藏於密在宇宙則壽天下藏於密則自壽公其自壽以壽天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十二

壽序

繆仲淳六十序　高攀龍

余年二十五而友於丁子長孺一日長孺謂予曰今海內有奇士繆仲淳者子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其人孝於親信於朋友塵芥視利丘山視義苟義所在即水火鷙

赴之余歎曰世有斯人乎越三年忽遇於内弟王興甫所歡相持曰此為仲淳矣當是時興甫得異疾勺水不下嗌諸醫望而走一息未絶耳仲淳為去其胸膈中滯如鐵石如拳者二興甫立起肅衣冠陳酒殽拜仲淳余驚曰聞君高義不聞君良於醫如是仲淳笑曰吾少也病而習之頗得古人微處語世人世人不解也是日與仲淳酒閒談說古今事絶不及醫仲淳無所不妙解而後益信長孺言知仲淳果天下奇士也又三年余以使

事至家得仲兒曰抱弄之兒忽得異疾殆矣一日夜半余夫婦泪簌簌相語曰是兒非仲淳不活顧安所旦夕得仲淳坐而旦門者報長孺至余妄念曰得無仲淳偕來乎倒屣出見長孺果偕仲淳來果一藥而活是後余婦余長兒余壻余孫遞遘危疾皆以仲淳活於是余邑中不能知仲淳能知仲淳醫每仲淳過余容武相接也余不厭晉接仲淳不厭貼人以方寸紙授方治之無弗活而一時同志家所活無不如余家者今天子明聖輔

政皆出東南士以為千古奇會萃獻其所學於廷冀吾君於堯舜吾相於皋夔皆以迂不入後先落職歸而東南士與西北異士歸田間甘泉香稻皆有以自樂可以誦詩讀書養心繕性無富貴之慕然不能無疾病之苦兒女之憂得仲淳并免於二者余常手額祝曰天生仲淳為吾輩也仲淳又精形家凡山川隱見向背察之微茫渺忽無失又能詩能大字熟於古今治亂邪正消長之機熟於兩兵相臨勝敗之算吾嘗謂仲淳立廟堂為

一官之長未能或之先即佐邉陲隠然長城也顧不與一第天必有所用之誠得深山大谷二三同心聚書萬卷蠧魚其中相樂以老仲淳必有千秋之業而又不可得天之所以用之者豈僅如吾前所云者而止耶

奉壽外舅念東翁六十序 歸子慕

事有不可知而以得之為幸故其喜也亟事有所可知而以得之為常故其樂也長吾鄉之先達屈指稱髙年者必曰金氏東濱公葢東濱公年幾百歳云而吾舅念

東翁即東濵公之仲子也今年六十矣方東濵公之七十也先子太僕實為之文追論二十年前寓京師時公為中城兵馬指揮一時同邑諸公登朝者數人其貴顯者多矣而二十年間惟公無恙餘無一人在者於是深有感於衰榮顯晦之際與夫人世光景之廹蹙不勝咨嗟歎息以七十為古之稀年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惟公得之而安知其後公之年殆得百歲邪豈惟東濵公而東濵公之夫人今者亦年踰九十神氣精爽行且

度百歲而過之先子又安知東濱公之夫人行過百歲邪事有不可知則先子以東濱公七十歲為人世之稀有事有所可知則子慕方以念東翁百歲為金氏之恒事然則今之六十其猶在少壯之年未可以賀也其喜也亟故亟稱之先子之於東濱也其樂也長故樂道之子慕之於翁也當東濱公之七十與先子執筆為文之時子慕之生甫踰年先子亦安知其季子後為公家壻亦安知東濱公之仲子即吾季子之婦翁後三十年復

執筆為文而為其婦翁壽此其事之不可知者也不可知彼一時也所可知此一時也百歲之壽萃於金氏之門上下三十年歸氏之文再揭於金氏之堂吾子奉世令能負薪矣其母不幸早世賴天之靈得存此孤也以能無失詩書之澤後三十年子慕將為七十歲人令是子以外孫復執筆為文為其外祖壽斯不亦人事之奇太平之一瑞乎子慕不文不敢自附於先子而其事則有相符會者聊書其槩以為左劵云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一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一百十三

哀輓

葉宗茂哀詩序朱升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近四十有四卒於金陵即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呈之老交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瀌翁之子生二歲移家於㟍自其幼

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
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婺訪
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郡邑宗茂從
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
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
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
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美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
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歡其至戍將

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謫濡須一年讀書治藝不戚戚或
又摘其所督造舡不善重得譴去年使築城所賦尋伊
十倍其家産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
病終嗚呼宗茂而止於斯邪宗茂風神秀徹言笑媚好
讀書史不數過成誦為人比方解説無不喻者隆師親
交好賔客急人負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論述
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為於世者往往以器略待之然
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為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己之善

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已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以此楊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民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美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事業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歛華而實為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来裒老者得所倚賴

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余遊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余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末始絶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耶

太保白公輓詩序　吴溥

輓詩何自而起乎說者謂吳伐齊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此始也以予觀之夏之志在敵愾故令人先為是歌示若送死然非所以為挽也或云田横死門人畏漢不敢哭乃作蒿里薤露之歌其說近是然亦不能無疑焉横之歸漢惟二客從横既死二客皆自刎是可謂慷慨以殺身者敢死而不敢哭乎使誠畏漢則歌與哭何異意者漢吏感横之義隨柩叙哀後世相承為挽歌耳是則凡所以挽之者皆傷之也非擯棄流落窮困無

聊之人則無以發哀痛慘戚之詞若夫公卿大夫道行志得亦何用挽為哉余於是蓋有說焉道雖行矣而或未究其用志雖得矣而或未竟其施天下之人聞而傷之挽之可也又其上者功業塞天地德澤被民生後世思其人而不可見雖由今挽古亦可也吾郡白康敏公自給舍十一遷而至宮保其所建白於上而敷布於下者不可勝計天下陰受其賜人惡得而知之至於慮囚省刑降懲賑飢殺河流通餉道其功赫然在人耳目有

不可泯百世之下人猶思之而況今日之熟於見聞者乎詩自魏公徐公而下凡若干非傷之也思公而不見不待百年而作者也

桂紀善輓詩序　陳敬宗

禍福之至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則皆委之於命命懸於天而福善禍淫之報天實司之君子之為善也蒙其福矣而或罹於禍小人之為惡也雖其禍矣而或蒙其福揆之於理而冥冥質之於人而漠漠訴之於天而

若不聞至於無可奈何則相委之曰君子為善而得禍小人為惡而得福皆其人之命不然則胸中不平之氣無自伸而怨天尤人之恨相尋於無窮矣是豈君子修身俟命之道哉紀善桂公宗生晉王右傅彥良先生仲子洪武中以明經薦達授知陜州其年逮事州之民詣闕訴而薦之陞平陽知府未幾復以事謫戍遼東時朝廷大舉禮文之事於是尚書呂公舉公文學薦入內廷與修永樂大典書成而授今職復幾年獲重譴謫為交

州吏胥公挈其家以往既而不幸俱死於役可勝痛哉
公坦坦施施自家而達於為官自少壯而至於老未嘗
有疾言遽色忤於人其居官廉公而能斷其臨民則慈
父母之愛其子也其稱人則務辯去其惡而曲舉其善
其賑窮恤乏雖輟朝暮之飧與之不靳也居顯職不為
躍躍之喜罹大難不為戚戚之憂為文與詩雖不甚求
工於賔友觴酌之際諷誦雋永不啻吹竹彈絲敲金而
擊石也公盛德士也宜益大以顯矣夫誰使其至於此

極哉不幸一身至於是矣而及於其子若孫其理安在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桂自先世至於右傅以及
於公其澤當益衍而未艾也豈天降割於其子若孫而
延施厥禍於其躬邪不然則宜委之於命而不必求其
所以然也公既卒訃聞於中外遠近親友之間無不相
聚哭之曰桂公善士也其得禍如此使為善者何所勸
哉於是相與作為哀輓之詩以悼其不幸凡得若干首
其姪子善聯為大軸請予讀而序之嗚呼三良殁而黄

鳥之音傳田横死而蒿里薤露之聲作覩諸縉紳所以悼公之不幸者事雖不同其痛鬱悽惻之情視昔有加焉予讀之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遂書以為序

澹齋先生輓詩序　陳獻章

昔人求哀辭於林舉舉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為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其哀為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為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

公卿游入其室見新故卷册滿案其端皆書謁者之辭就而閲之則皆親戚故舊之求哀辭者而其辭率大同而小異凡以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一或拒之則艴然矣懼其艴然而且為怨也而強與之豈情也哉噫習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可歎也天下之僞其自兹可憂矣澹齋先生姓某氏名某某秝坡黎先生門人也吾鄉稱先達以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黎秝坡一人而已秝坡與予連里第余之生也後不及侍其門

弱冠與澹齋之子益遊始拜澹齋誨余以林坡事行縷縷此豈一日忘其師者邪當是時林坡之門存者不少獨澹齋以其學教授於羅山之下子弟有所矜式焉夫不背其師於既死而傳其學於來世信也愛其子以及其友仁也益之子執贄於我雲也令為梁氏甥戚也籍是三者其死也能無哀乎哀而後為之詩詩之發率情為之是亦不可苟也已不可偽也已

陳重器輓詩序　莊杲

予歲之己卯舉進士春官與今刑部郎中長沙陳君宗器會於白下舟中時其父封君其兄公器在焉封君則古光蒼勁公器則精敏浩博而宗器則又豪俊英爽可敬可畏自是與宗器聯翩北上相與日親乃得宗器家世之詳宗器謂其兄弟七人皆有可觀其兄重器尤不置口且曰於公器不減而自謙其不能過余遂識之於心亟欲見之不可得也丙戌余與宗器同登甲科其後北轅南楫奔走四方與之不相見者十年每見傳記所

載如高辛氏之八子周之八士 荀氏八龍馬氏五常眉山三蘇者未嘗不思念陳氏父子兄弟也前年夏宗器與廉州守劉君用光偶自公暇過江訪予定山握手道故舊懽甚竟一日夜乃去宗器將行出一帙示余曰此吾亡兄重器挽詩也敢請一言以序諸首余曰此豈余欲見之而不可得者哉宗器遂欷歔不自已余亦不能不為重器悲也予不識重器奚為而悲世之賢者常少不賢者常不能無賢者人之眼目國之蓍龜世道賴之

以立人紀賴之以正君子有所恃而不息小人有所畏而不爲不賢者常至貴壽賢者常至夭死如往年吾友羅一峰者亦可悲矣重器果如宗器之所稱論亦不可謂之不賢者余於重器何爲而不悲哉重器挽詩皆今天下士大夫所爲哀者宗器以爲今士大夫皆文章俊傑之士而予山人文章之人文彩絢爛而山人之言野朴絢爛之言美浮於實而野朴者後將可信而傳也嗟乎此吾宗器之慮之過也周公孔子顏回孟軻其死也

孰誄孰銘孰傳孰序天下後世稱為大聖人大賢人者亘萬古不衰名之傳與不傳者人之賢與不賢也使重器果賢也人將傳之不遑暇食使其不賢雖百予山人亦豈能有所傳哉矧夫至人無行至德無名以鴻濛渾噩於太古之天者又不係於傳與不傳而奚俟乎汲汲於是宗器曰固已諸士大夫之意其可辜哉余不能絶遂筆其言於尾簡以為重器挽詩序

羅濬淵父母輓詞詩序　羅倫

哀死而歌之禮乎古未有也禮也哭日不歌望柩不歌適墓不歌隣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歌以樂也斥苦以歌虞殯以歌蒿里薤露以歌歌以哀也歌之始也歌以樂哀非禮也歌以寄哀禮也古未有也哀死者人之情也凡血氣屬莫不有知有知則知哀其類鳥獸之類喪也回翔鳴號躑躅踟蹰而後去情也情於人也至矣父子哀之兄弟哀之妻妾哀之鄰里鄉黨哀之無他情之至也楚人死秦人則不哀之越人死燕人則不哀

之無它情之不至也故曰知死者傷後世挽歌焉秦楚燕越之相哀也斯禮也仁矣子曰吾求也為吾親人曰吾應人求也為人之親天下其孰解之誠為親乎有道焉舜為親焉重華禹為親焉祗承孔子為親焉學周公孟子為親焉學孔子三聖一賢其為親也求諸内而已矣今曰為親忘其内而徙乎外何也噫獘也久矣上舍濬淵甫倫同姓家萬安其父母卒有歌而哀之者謁余序余不能止也解其言

任處士輓詩序

張弼

夫輓詩肪於虞殯紼謳薤露蒿里之作蓋引紼舁柩謳歌以相哀也然不載於禮經者以其彌文而非哭踊之際所宜辨也近世之輓詩則又不然頗類黄鳥之哀三良耳若唐人之悼亡哭友亦多矣然皆出於人之本情非人子所預也今之俗歿其親者率欲多得輓詩為事有纍然衰絰走人之門者甚至恐觸人諱冒吉服都騎從而往者於情何堪於禮何居於事何益哉然又有可觀

者或既祥禫或越數載不忍死其親沒其善其以輓詩

為事則厚之道也而非之者又當有擇若生為人所敬

愛死為人所悼念則哀之若生為人所畏惡死而人慶

幸之則何哀之有是亦天理人心之公又君子翼善遏

惡之機也可輕狥人乎哉若天台任處士守仁素履為

鄉邦重久矣弗占一命而卒是可哀也今墓木且拱其

子純一懼其善之弗彰汲汲祈諸作者於禮無拂於孝

有加於俗不茍誠可與也已故序諸首且以解人子之

惑於俗者

鄭處士輓詩册序　李承芳

承芳少不好多學文辭既長又為貧所累凡所記誦率遺忘半之且汩汩於仕途而聰日益損矣凡時之所需詩文實不能應之也間者山東僉事王公經乃大司馬陜西王公公度之子也命作司馬挽詩序予固不辭焉玆同年進士鄭君協使作鄭處士挽詩序予亦不辭之也處士名闕字闕　於協為叔父實江西吳康齋先生

門人也予雖未識處士聞處士在康齋門稱為高弟則其所得果何如者哉夫自南宋以來士大夫習於章句之學而於古者聖賢之道與凡經書之旨惟屑屑於文字箋注指其言曰古之道在是也已至論從祀孔廟亦惟以此為衡謂之羽翼六經嗚呼以聖賢一言各累為數十百言愈多則愈晦愈雜則愈病害聖賢之道莫此為甚而反以為功何哉康齋者其於聖賢經書不加一字於其間焉毅然屹立不由於科目之途所謂聖人之

徒詎非斯人邪嗚呼古之君子者易為功今之君子者難為力何者漢之三五儒者如董仲舒輩去古未遠而於經書收補其残缺而已至於出處尚可以正道也唐之韓愈其功在於正佛老夫顯異於先王先師者人皆知其為兩途一人倡而正之人皆易知而易從也故曰易為功也及今百數十年来進身者惟以科目而科目以經書為先文字以傳註為主揚而稱之曰古聖賢之道在經書經書之明在傳註文字之作本傳註謂之道

在於兹豈不似是也哉於此有人焉欲會其破裂而歸於全正其百孔千瘡而復其本體且於沉溺漸漬之餘驟起而鳴之况時既遠於仲舒位不逮於退之其誰不以為非邪昔以異而辯其異今於同而欲正其異祛其異而返諸同較之豈不百倍其難矣哉處士之學與其出處是可與也已予恨所生之晚未得及康齋之門惜處士不壽未得相輔而有成也豈非文之阨歟自古君子之於道達則行之窮則明之王公公度其行庶幾鄭

君處士其明庶幾此挽詩之序余所以兩作之也

西坡翁輓詩序　黄綰

輓詩之作非古乎死生一往来也往来一晝夜也晝夜之變寒暑于焉推移古今于焉代謝蓋即其變者而觀之乃有不變者在即其不變者而觀之乃無時而不變則天地猶一人古今亦一日長於萬古不知所以長短於旦夕不知所以短庸知生為可樂死為可哀耶古之聖人有見於此以達幽明之故故通晝夜而知所以樂

天知命安土敦仁獨立與天地參也況為歌詩出非其情無益損而為之悲戚哉夫然則知三良之哀田横之弔皆非至歟今西坡翁生能葆真殁能有傳雖無赫奕驚世悉知嗡歘之間不有靈明獨照往來而不息者哉亦何事怛化以為之累吾是知挽詩之作非古今累牘於西坡翁也何有

養氣俞先生輓卷序　羅玘

有令於人曰而父邪而祖邪其生也吾辱之其死也吾

毁之雖不必辱與毁也而已讎之矣攺而曰其生也吾任之其死也吾誄之雖不必任與誄也而已德之矣夫人之情一也亦豈好讎而惡德哉誄之興也有由矣酪漿醞於家而爭市者悅其甘也烏頭鸑於門而卒不售者惡其毒也人亦難乎立言者也抱鴟梟而號於門牢關而拒之善主酤者不為也勺洩以紿之斯甚矣孰𧶘而號於門牢關而拒之善立言者不為也包藏以譏之斯甚矣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誄之多諛也有由矣東

隣之寡母有司請於上而旌其門西隣之孀婦立其子而詈之天下之不詈其子者寡矣而欲子之不為誄也難矣是故百斛之粟農夫之富也百鎰之金蓄賈之富也金石之文世家之富也居今之世而欲不貴於是也吾未見其能也養氣俞先生信豐人既歿之三年人之誄先生者至成卷帙其孫洲計偕來也實挾以行予素善溥溥来丐余序予亦序所以作者之意與時之好尚云爾蓋有感也然溥通三傳有氣概終當一鳴於時先

生其附溥以有知此溥之事也予言其足恃也哉

曾孝義輓章引　羅玘

曾孝義先生既歿歿幾四十年士大夫作為歌詩且盈卷帙又得少宗伯徐公追銘之於乎是何其晦於初而耀於今乎於乎死如有知寧不展顔於九原如無知乎亦因以托於不朽不猶愈於不齒於人而泯泯無聞者乎彼萬乘之君千金之子其在當世威權貨利求則得之快心適意曾何遑恤至於乖禮離義固無足怪訝然

亦自畏其名之靡臧也一旦不諱猶為無爵者之幸不幸有爵爵高而惡彌著孝子慈孫雖欲掩盖粉飾於百世之下末由也已抑有安穩厥惡用況其先聲之美顯黜寂寥下伍閭左雖有周孔之賢亦何益矣是二者均也要之吾獨以為後之說勝不然先生雖孝且義於人益途人也途人則生不慶死不弔而況後三四十年忽爾而崛作乎曰為其孫作之也孫為誰名英字世傑恢然長者也今丞江都人皆樂從其請云

鄒氏雙挽詩序 羅玘

雙挽詩一卷挽崇仁裕菴處士鄒用明附以王孺人故題曰雙挽云處士之子上舍懌持來示余余考其歲月成化十四年處士殁更十一年是為弘治元年孺人殁處士之殁於今十有八年孺人之殁於今為八年而詩又皆今之士大夫為之且非崇仁人也即崇仁當時哭其喪而臨於壙者今且零落凋謝將十五於其間其存者未必能能者未必崛然興思而為之詩也又況距崇

仁數千里之京師哉古人以喜不慶憂不弔為塗人塗人云者或面而不相名或名而不相知皆可以為塗人而非若此之相越且疏也以過於途人之疏而為痛哭悲哀之言其為不情也亦甚矣而亦何貴哉予因謂懌曰宜毀此懌泣曰毀良是然而不毀亦有道也驥之行也一日而千里青蠅附於其尾亦一日而千里不然尋丈間營營一物而已矣今吾附吾親於是安知不有驥也邪吾為親倿也不知其他子恍然思其言甚質為之

書其事

龔菴陳先生輓册序　夏良勝

輓歌作於古也有二義斥苦虞殯挽車者以相力也薤露蒿里挽首者以禁哭而寓哀也今之作者固非有不得哭亦未必執紼人也若古義何良勝嘗思易此義而未敢也因讀龔菴輓冊竊有發焉夫車行而挹之曰輓是去而欲留之義人死而輓之顧非欲其不死也哉不死之道四爵祿不與焉教足以立師政足以飭吏仁足

以御家義足以益友有其一亦不死也㙻菴其兼之矣初以鄉進士署浦城學事曰豫曰時曰孫曰學共乃職士樂以有成其教以立師者歟才識稱上檄以董邑治因革惟宜厥庶胥懍以畏其政以飭吏者歟大病而途歿知者咸慟之視歛臨棺慰其孤者如織操筆作誄凡數十家其仁以御家而義以益友者歟夫義也仁也政也教也皆不死也惜乎爵不滿若能祿不充若志使仁義之行者未究而政教之施不逮也此所以輓㙻菴於

不死也若無所行能而徒久於人世則固死之矣死而輓之何為哉然則古之輓者其義二今之輓者其義一古之義也疏以隘今之義也遂以通固有自我作古者豈必昉古而後作歟𩭤菴姓陳名義字以方閩之莆田人

涉封君輓詩序 邊貢

序曰輓詩也者古虞殯之歌也後之人咸祖焉其變也如誄又如懷古之詩其甚也如咏物之詩斯極矣今之

輓詩是咏物之詩之流也夫人之生也而吾交焉死也而吾見焉而歌以殯之夫是以其音也哀而其言有情也故如誄焉未交其生也未見其死也而其人美焉過於其里而弔諸其墓賦焉讀之者可以觀聞之者可以興也則懷古之詩也其生也未交也其死也未見也未過其里未弔其墓也美惡滕焉徒據其需之者之文而賦之其言弗情也其音弗哀也其讀之者弗可觀其聞之者弗可興也嗟乎其詠物而已矣今之為輓詩者之

類焉故曰是詠物之詩之流也是故虞殯之歌之不傳也久矣其變也亦極矣不得已而思其次焉詠可也又其次焉則懷古亦可也廣陵涉仲翁氏嘗以其子之貴封監察御史又以其子為按察副使也嘗就養遊於梁梁之為宣政為提刑為軍帥為學士大夫者咸見焉當是時翁之年已七十有八矣久而思其鄉乃歸歸一年而卒凡梁之見翁者咸賦焉畀其子歌以殯翁其言情其音哀也君子曰為此詩者其幾於古乎夫見其生也

則不必見其死交於子也則不必交於父且其事母之孝事兄之弟敎子之誼居鄉之仁見於命辭者四美胎焉與需之者異也可無興乎固逾於過其里而弔諸其墓者矣

粤老髙翁挽歌冊序　吳時來

挽歌何起生者於死者無以致其哀悼惻怛之情又戒不瞑故為之詞以緩死者欲令知化則薤露蒿里之篇是也死者自無以致其哀悼惻怛之情臨化自為挽歌

以自綏以明安化則擬輓歌諸篇是也是故挽者綏也

是則自挽歌肇陶處士生者挽死者本田横諸客則皆其情有繫心有寄未有與其人之耳目不相接素無彈劍杯酒之歡無因而起者然則可乎按禮有之生之死之丈夫既因生者而弔其死者而可然則因生者而挽其死者抑又何疑兹挽歌冊横鄉士大夫為廣州粤老高翁作也横鄉士大夫於翁未有耳目之接及素有彈劍杯酒之歡也而其感若深於耳目之接與夫素有彈

劍杯酒之歡翁令子士楠守横州有善政民悦以懐則莫不願粤老翁日壽令太守得以久於横令太守之奔翁故之以也則莫不戚戚謂不憖遺之老乃奪守以去也民有情不能歌述民之情而歌鄉士大夫事也兹歌挽冊所由成也乃二陸大夫舜臣湯臣侯大尹嘉祐陳文學三謨謁序於遷人來來曰臨官不敬非孝也若太守彼所謂敬以成孝者非邪用能追諸其先君子有榖貽孫子若粤老其有榖者非邪用能貽諸其後按山海

經增城番禺之山樹可百尋畀枝之蔭可千畝蓋所樹

彌高所庇彌博也太守歸其奉先人息駕於之山俾執

紼者一一歌之於是邦人来觀者可謂曰有子

貳守王公輓詩序　楊麒

世之為哀誄之辭者或哀其勲業之弗終也福澤之弗

裕也若憶情素於交承感聚散於存歿也數者不同均

為識其哀而已就中亦無可論者乎夫物不可窮而分

各有定於是乎勲業福澤有弗齊之患君子不自悲也

程子有言天下之事譬之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君子公天下以為心要之固有不必出於吾身而後為之功者猶之一家之中弟克幹蠱則兄俏用譽之休父能開家則子安富順之吉天下之事何莫不然乃若君子之責成於己也常厚其責報於天下也常薄故凡俛焉孳孳以砥礪於終身者求不歉於其仁而已心苟無瑕則槁蓬蒿死溝壑可也而遑恤其他乎故曰勲業福澤之不齊君子不自悲也以君子不知自悲者

取而為之悲用心亦過厚矣乃若憶情素感存沒則固其情之不容已者乎予觀貳守王公輓詩之帙而見吾鄉薦紳君子用心之過厚也由前所言數者其備之矣無乃感之深而發之厚乎予固知王公所自悲者不在彼而吾人所不容已者其在此也公嘗典教宰邑守州倅郡所至治教洽而德施宏固非闇潛光於未試者藉聲華之舊而有箕裘之子其美可衍於無疆則所以不自悲者尤不足悲者矣惟夫吾人所不容已者之發於

中則凄風衰草足以動幽思花樹棠陰足以感遺愛而況盼靈輀之遠逝想舊德於永㬥其情能已乎斯情也固人心感通之幾愛之萌也惻隱之發也無此則流於忍而非所以為人矣意玆今者輓詩之作其得已而不已者乎雖然王公固亦有以致之矣夫人之常情敬且悅則思之思則誦之而發於咨嗟咏歎之不能讓順則服而逆則雖從古所畏貴詞妄說知禮者恥之因詩以寓情誠有不容以强焉者乎於此而益以見王公德政

之良也人心是非之公也可以勸且躍矣予固沐公之休而難爲情者因序其事以識予之哀云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二